



分，是去到知縣衙門去打抽風的。」話說未了，喜童便向著店家說道：「店主人，我們的衣服行李，都在裏面，好生看管。」

店家笑道：「請放心，得了彩，與相公接風罷！」公子遠遠隨行，走幾步，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，臉上含羞，心中叫苦，便自己叫道：「我梅良玉生于宦門之內，到今日扮了奴僕之輩。」

不言梅公子思想。單講喜童回頭看見梅公子，似有哭泣之狀，心中想道：「我此一去，見了侯鸞，凶多吉少。」只得問著路，向前而行。回頭看見公子，沒有多遠。正走之間，抬頭見路旁有一藥鋪，便止住腳，走進藥店，拱一拱手道：「官人請了。」

那檯上的人，見他請了，問：「相公要什麼東西？」喜童道：「我家耗鼠甚多，把小生的成套書籍，都咬傷壞；衣帽脫下，它就損傷。要買些砒霜，拌些藥鼠。」那朦裏人說道：「這砒霜不敢亂賣的，有關性命之憂，得罪相公。」喜童說道：「此言差矣！我乃讀書之人，豈是那無知之輩？無非深恨鼠耗，因此買些藥鼠。」那掌檯的說道：「相公言得有理，賣點與你吧！」

喜童在腰間取出一錠銀子，遞與那朦上的官人，買了些砒霜。

那店官道：「相公，這東西莫要兒戲。」喜童道：「曉得。」

此時攏入袖口，出了店門，梅公子已走近前，問道：「賢弟，你在此店內，買些什麼東西？」喜童道：「因兄長走不上來，故而在此等候。」只是兩下又分手，各依前後而行。又走了一會，到了縣府前，喜童又等著公子，再叮囑一番，那公子只得站在牆壁下，這且不提。

單說喜童走至大堂，叫道：「號房哪裏？」號房聽見堂內有人呼喚，即便走來，問道：「你是哪位相公？」喜童答道：「你進去回稟老爺，你說常州府梅公子要見老爺。」那號房即便回稟。老爺吩咐請相公入私衙相見。門子請喜童進內，見了侯鸞，喜童搶行幾步，一躬到地，道：「岳父大人請上，待小婿拜見。」侯鸞只得一把阻住道：「賢婿路遠風霜，只行常禮罷！」兩下又謙遜了一會，侯鸞先受了兩禮。

假公子道：「請岳母拜見。」侯鸞道：「待到後堂再拜罷！請坐。」假公子方纔告坐。獻茶已畢，喜童把侯鸞一看，只見他鬼頭鼠眼，鼻尖耳小，心中想道：「店主之言，定非謬矣！我看此人乃陰險之徒。」心疑未定，只見侯鸞向著假公子道：「賢婿，令尊大人榮升都給，一向在京，得意嗎？」

喜童一聞此言，故意裝做愁苦之容，站起身來，假作啼哭聲，拜伏于地，道：「岳父大人，你還不知先父的凶信嗎？」侯鸞道：「你且站起來講。」喜童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告稟岳丈大人，先君升在京未久，因聖上命陳東初年伯征伐胡虜，馮度修年伯參贊軍機，那時，先君位列臺垣，豈肯袖手旁觀，因此出班保奏。那時冒觸龍顏，把先君斬首，又行文到常州捉拿家眷。因此，小婿逃走在外，今日投奔在岳父面前，看先君同年親誼面上，容小婿一身，足感岳父大人再造之恩也。」侯鸞把臉一變道：「原來如此！莫怪老夫說，你那父親也太固執了些。如今做官的，都要逢迎上司，結交當道，方可有個官做，億萬良田，千頃的家業。不然，這十年寒窗，晨昏苦讀，為什麼？他屢屢要講什麼忠臣，如今連頭都做掉了。」假公子又哭道：「先君在日，多有得罪，岳父只念小婿四海飄零，沒家投奔，救一救落難之人。」侯鸞道：「只是我的官卑職微，如何容得你下？」假公子道：「既是岳父不肯收留，小婿拜別，再往他處去罷。」侯鸞又道：「你倒也說得乾淨！你是欽犯之子，我的女兒怎肯做叛黨的媳婦？這是萬耳萬目都知道的你是我的女婿，今日又是滿衙門的吏役看見你到我衙中來的，若是上司知道，行文要欽犯之子，那時，老夫把什麼人給他？非是我沒情，不看同年份上，卻也皆因你命當如此。」假公子又道：「岳父，你把小婿是怎麼樣處置？」侯鸞道：「你哭也無益的，老夫也不用刑處治，將你解往京中，交給盧杞爺，聽相爺發落。無怪老夫，倒是你父帶累于你的。」

即刻傳那衙役，把假公子拿下。侯鸞吩咐道：「是欽犯之子，好生看守，要解京請賞的。」一面標了監牌，眾衙役上前，把假公子上了刑具，押出來收監。不知喜童進監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二度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